



刘 莲 英

崔德志著

102/23 / 140



刘 蓮 英

(独 幕 话 剧)

崔 德 志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三 年 • 北 京

刘 蘧 英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725 字数25,000 印张1 $\frac{7}{8}$

开本787×940毫米 $\frac{1}{32}$ 插页2

1963年10月北京第1版

196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1—4600册 定价(4)0.21元

人 物：刘蓮英——細紗女工，二十三岁。

王 娟——細紗女工，十八岁。

张德玉——甲班落紗长，二十五岁。

老 赵——丙班落紗长，三十岁。

富管理員——細紗甲班管理員，四十岁。

时 間：一九五四年夏末。

地 点：东北地区某紡织工厂。

[厂內女工宿舍里。正面有一扇通向外面的門和一排玻璃窗，由窗戶可以看見車間的房頂。門兩旁擺着兩張鉄床，床上鋪着干淨的被褥。舞台左右角适当的地方有一張桌子、一把椅子，桌上放着暖水瓶、鏡子和一些女工用的零碎东西。牆上有一張“我們热爱和平”的招貼画和一排

衣挂，衣挂上搭着几件花衣服。

〔王娟坐在椅子上对着镜子化粧。现在是早班下了班的时候。今天是纺织业系统礼拜六了。〕

〔王娟是小学毕业的学生。毕业后没有考上中学，因为她姐姐是厂子的老工人，也把她介绍到工厂来做工。她的思想很单纯，工作有一股楞劲，对人非常热情，一年前加入了青年团；由于年龄较小，还有些不定性。和一般女孩子一样，好笑，也好哭，很爱打扮自己；近一年来在刘莲英的帮助下，有了很大的进步。〕

王 娟 （看了看錶，自语地）礼拜六了，她怎么还不回来呢？（拿起桌上放着的一捆毛线）这毛线给她放到床上，让她给织吧！（放好，又走回原处，整理一下头髮，由衣挂上取下一件衣服，换身上的衣服。）

〔刘莲英上。她是一个漂亮姑娘，高高的鼻梁，大大的眼睛，清秀的脸上

有一对酒窝，剪着短发，穿得很朴素。她是个老细纱工，家在乡下，很小的时候就死去了父亲，刚刚十二岁就离开亲爱的妈妈进厂做了童工，以低微的收入扶养弟弟、妹妹，十几年独身在外。生活的磨炼使她养成了沉着稳重和体贴入微、关心别人的作风。入党以后进步很快，现在是车间党小组长。她能辨别是非，坚持真理，懂得生活的意义，有强烈的上进心。现在正努力学习，积极工作，为党的事业和崇高理想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。

王 娟 （见刘莲英，询问地）莲英姐，你今个怎回来这么晚呢？

刘莲英 我送丙班小子去啦！

王 娟 她上哪去啦，还用送？

刘莲英 上党校学习去啦！（羡慕地）人家都有个机会学习，该多好哇。（指责地）大伙都去送啦，你姐也去啦！你怎么不去送送呢？

王 娟 我姐她俩是一班的嘛，我跟她也不熟，我送她干啥。我还要去看电影呢！

刘莲英 你这个小丫头，一到礼拜六你就啥也不想干啦，下了班就赶紧跑回来打扮来啦。

王 娟 你好，等你也不回来，（指床）你快看看那毛线吧！

刘莲英 （走过去，拿起毛线）怎么回事？这是哪来的？

王 娟 落纱长才送来的。天快冷了，他打算织件毛衣。

刘莲英 （不好意思地）那给我干啥，你就给他织唄！

王 娟 他求的也不是我，我给他织算干啥的！怎么？你还不愿给织是咋的？

刘莲英 不是。人家长这么大也没织过男人穿的，得怎么织呀？还得买副大号钢针。（但很小心地把毛线归弄好，放在被垛上。）

王 娟 他去开评奖委员会去啦！说一会就来。

刘莲英 一会还来？

王 娟 这快到月底了，大概是评比。莲英姐，你

說这个月紅旗还能不能是咱們的？

刘莲英 还没公布呢，我上哪儿知道去！

王 娟 猜猜嘛，我看还是差不多。这个月組里让落紗长鼓动得都像开了鍋似的啦！誰也沒开过花，任务比上个月超过得还多。那还有个跑啦。（充滿希望地）这个月要把紅旗保住，咱們一下子就是全厂模范小組啦。

刘莲英 要那样可把你高兴死啦。

王 娟 我高兴？你比我不还高兴啊？这回落紗长也要变成模范組长啦！咱們組上半年那么乱套，好几个月都完不成任务，今天能整这么呱呱叫，不都是他一手搞起来的呀！他是多能干的人哪！（有意地）蓮英姐！你真有眼光啊！这样人在全厂都挑不出第二个来呀！

刘莲英 （不好意思地忙打断）行啦，你老当我面夸他干啥？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小組搞得好，还不是党的決議貫徹得好。

王 娟 对对！反正誰心里高兴誰个人知道。（关

心地)你們今天不去看看電影啊?

劉蓮英 和誰去看電影啊?

王 娟 和落紗長啊!

劉蓮英 和他看什麼電影。

王 娟 怎麼? 你還有會是怎麼的?

劉蓮英 我得把小組計劃寫一寫……

王 娟 (不高興地)蓮英姐,我真對你有意見,你怎麼老這樣呢? 你們都這麼長時間啦! 還像沒事似的,平常見面,不是談思想,就是談工作,到禮拜六了還是那一套,多嘴也不出去玩一玩。你們的關係到底到了什麼程度啦?

劉蓮英 什麼程度,還是那個樣唄!

王 娟 行啦,你別昧着良心說話啦! 這兩天你心夠多亂啦,他在班上出了點事,你晚上回來躺在牀上翻來復去地睡不着;他有頓飯不吃,你都和我嘀咕好幾遍,急的像啥似的。你都寫信告訴你媽了,這我都知道啦!

劉蓮英 (不好意思地)你這個小死丫頭,怎麼這

么精！……

王 娟 本来嘛，从你由医院出来到现在，都了解了半年多了，现在人家对你也够好的啦！老帮助你计划这个计划那个的，你提点意见，他赶快接受，听你叨咕大个子老往吸烟室跑耽误生产，人家烟都忌了。这又赶着找你来织毛衣，心有多诚啊！你也该表示表示啦。（又孩子气地）你要再这样我不管啦。你再向我打听他什么事我也不告诉你啦。

刘莲英 好啦，好啦，你干你的事情吧！

王 娟 （又问地）今个这电影你们到底看不看哪？

刘莲英 你买票了吗？

王 娟 我这就上小胡那去取！给你们带两张挨号的来呀？

刘莲英 不用。（不好意思地）我已经买妥啦……

王 娟 （意外地）怎么？已经买妥啦？

刘莲英 （不好意思地）我看大伙都买，就随便订了两张。

王 娟 (明白了)好哇!鬧了半天还是这么回事。
把我都逗啦!

刘蓬英 (囁咐地)王娟!你嘴可严着点,这么长时间也沒约会过他,人家不願意,再去不成挺不好的。……

王 娟 你別那么多心,他可不是不願意去。哪个礼拜六我都看他悄悄摸摸来了,陪着你談一气工作,又沒着沒落地走啦。我保險他能去就是啦。我这就去給你們取票……(欲走。)

刘蓬英 (忙喊)王娟!

〔王娟轉身。〕

刘蓬英 (誠懇地)你不要光給我取票,你也提提意見,看我們的关系有沒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?

王 娟 你做的事都小心在意的,还有什么不正确的。你們就不像小陈他們似的,跳一回舞买块表就算妥了。你这多好哇,淨在工作上、思想上互相关心。全車間也沒有比你們关系再带劲的啦。我对你最大

的意見就是了解的時間太長了，悶得太厲害啦。

刘莲英 (严肃地)王娟，这不是悶得太厉害呀，我不都和你說過嗎？咱們車間有不少女同志，因为不从思想上互相了解互相帮助，結婚以后合不来，鬧得很痛苦。你才說的小陈他們就那樣，那能有什么好結果呢？咱們自己都願意进步，就得找个工作上互相帮助的，在这上面就不能不注意呀。你将来不也得这样做嗎？

王 娟 (害羞地)我，提我干啥……我得哪百年……

刘莲英 不管多嚒，对这种事也应该这样啊！这是一輩子的事呀！

王 娟 那你这总算挑着好的啦！也了解这么長時間啦。我看你岁数也不算小啦，你媽还老来信催你，你們快点进行，不大离就結婚吧！

刘莲英 (害羞地)結啥婚，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想約他，从来也沒談过这些事，人家还不

定乐不乐意呢……

王 娟 你这么漂亮个人，工作、思想样样都好，他有啥不乐意的，他还不定怎么着急呢！今天你们看完电影，一表示就妥啦。

刘莲英 (不好意思地)表示啥。行啦，你快取票去吧！

王 娟 好。他一会就来啦，你就好好打扮打扮等着人家吧！（往外走。）

刘莲英 (嘱咐地)小胡问那一张票给谁买的，你可别乱说呀！

王 娟 啊！你放心吧！（下。）

[刘莲英由皮箱内拿出几件衣服打扮起来。

[稍停，王娟急上。

王 娟 (小声地)哎，他来啦，落纱长来啦……

刘莲英 (一惊，但马上又镇静)那还用大惊小怪的。

王 娟 你也做做准备。这回可千万别板着脸谈工作啦！一定好好唠唠！啊！

刘莲英 (害羞地)行啦，你快走吧！

王 娟 (欲走,想起又回来)哎!你問問評獎會开得怎么样,咱們小組能得紅旗不?

刘蓮英 好。

王 娟 (向外一望)来啦! 来啦! (做了个鬼脸,下。)

[刘蓮英忙穿好衣服,对着鏡子照了照,装着无事的样子……坐在床上。

王 娟 (內声)落紗长来啦! 蓮英姐在屋呢,快去吧!

[稍停,敲門声。

刘蓮英 請进来!

[张德玉上。他是个魁梧健壯的青年,厂內很能干的落紗长,工作积极,能負辛苦,但性子有些急躁,三年前加入了共产党。現在他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己領導的小組上,每天早来晚归把小組的成績看成唯一的安慰。他才由車間来,沒換衣服,身上还挂着棉絮。

张德玉 (轻步地走向刘蓮英)你回来了!

刘莲英 (很鎮靜地由床上站起来)啊! 你来啦!

张德玉 这有你一封信。(递过去。)

刘莲英 (接过来看了看,忙揣起)我媽来的。(指椅子)你坐吧!

张德玉 好好。(坐下)我刚才来了一趟啦,你知道吗?

刘莲英 王娟才和我說啦! 我送丙班小子去啦。
(指床)这毛线是你拿来的嗎?

张德玉 啊! 把烟忌了,省下錢买了点毛线。大伙都挺忙的,求別人也挺不好意思。你有工夫嗎?

刘莲英 行倒行。我沒织过,就怕织不好。

张德玉 好坏我不在乎,能挡风就行啊!

〔二人沉默了一下。〕

刘莲英 听說你开評奖委员会去了,怎么样?

张德玉 (不由得高兴地)我正要告訴你,咱們組这个月又干得不錯,現在数咱們分多,再坚持几天,紅旗就夺过来啦。(非常兴奋地)算这个月正好連續六个月啦,眼看着就是全厂模范組啦。

刘莲英 (高兴地)王娟听着还不定怎么高兴呢！……她刚才还让我問問。

张德玉 是嗎,这个月她出了不少力量,我算把她培养出来了,現在組里就是她落紗快,接头好……(自慰地)她才来时候接不上头还站在車挡哭呢……

刘莲英 別的組怎么样？

张德玉 別的組没什么,防备点丙班二組就行,他們总分就和咱們差零点二。不过他們不光彩,交班时候竟給咱們留坏紗型……

刘莲英 这真不好。以后在党小組会上提一提。

张德玉 可是他們也沒有什么大伸张头,今天小子調走了,他們沒有好落紗的了,咱們如果能把十二台看住了不让它紡坏紗,到月底他們还是干瞪眼睛。

刘莲英 (有所思地)这竞赛时可真容易出問題,可得注意呀……(觉着又談到工作上去了,忙又把話拉回来)你……你怎么还没換衣裳？

张德玉 (低头看了看,不好意思地)下了班就开

会，忙忘啦！

刘莲英 你老是这么忙，我听說有时候連飯都顾不得吃……

张德玉 不，飯是吃，从你上回給我提了意見，我对吃飯上可注意啦，哪頓也沒拉过。

刘莲英 反正你自己的身体，就在你自己注意……

张德玉 那是……

〔沉默了一下。〕

张德玉 (沉不住气了) 你看我們是不是就研究研究……

刘莲英 (一时矇住了) 研究，研究什么？

张德玉 (想談心里話，但又被問得矇住了) 还像上个礼拜似的，把这一周来小組的情况逗一逗。

刘莲英 小組就剩刘升的問題了，一时也决定不了，就别研究啦，这一竞赛你挺累的，你休息休息吧。

张德玉 (以为連談話的机会都没了，急忙爭取地) 不，不，我不累，这都慣啦，礼拜六晚上研究工作更有意思。